春秋集義

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春秋集義卷十一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程頤曰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莊謚也勝敵克莊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謝湜曰君父被難其位不得受之先君故不書即位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

胡安國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内無所承上無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内無所承上無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又見綱領中

謝湜曰桓公之禍齊襄為之也非文姜也然禍之發由文姜所致則文姜先君之首惡也魯國大義在所棄絶故於孫黜其姜氏以明為天吏者可得而誅也雖然文姜莊公之母也使文姜親謀肆逆則母恩於此絶矣然文姜不與逆謀其於莊公母子之恩未絶也母恩未絶則文姜吾君之母也君以為母則魯之臣子安得而絶之哉故於孫不奪其夫人以明魯國當以夫人待之也文姜之惡大義已在所絶矣惟魯

人縁莊公母子未絶之恩復有不可絶之義春秋縁
恩義以明王法故既去姜氏復稱夫人孫退避之辭
内諱奔故稱孫
胡安國曰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
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狥
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
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於齊而恩義之輕重
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

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者即凡人爾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出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辭何取而聖人録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

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朱熹曰穀梁夫人孫於齊始人之也猶言始以人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於道若於言天人皆以為然則是吾受其名也臣子大受命謹其所受之名而已

夏單伯逆王姬

程氏雜說曰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以尊卑不敵不可以為主也必使其親之為諸侯者主之蓋周之姻

禮以周公懿親爲之主自此因以爲常故魯常主之
他公不書而獨莊公書者其他常事不書故也穀梁
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夫莊公有父之喪其讐在齊義不可以共戴天天王
不能爲之誅而俾之主婚姻之禮天王之非可知也
莊公在寢苫枕土之中其義爲不可受而使單伯逆
於京師莊公之罪亦可知也知其不可而爲之故爲
之築館於外也不書來逆而祇書歸者齊侯不可與

吾為禮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者亦猶是矣穀梁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謝湜曰王將嫁女於齊故魯使單伯送之單伯命大夫故不名天子諸侯尊卑不敵故王姬下嫁使同姓諸侯主之周之先嘗以周公懿親為之主故魯國襲以為常

胡安國曰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桓

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
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程頤語錄或問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如築王
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
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矣如逆后恐無使諸侯爲婚
主之禮

謝湜曰齊有大惡於魯魯有大喪於國命魯爲王室

主昏天王之失也外忘不共戴天之讐内忘寢苫枕土之戚莊公之失也然則王姬之適齊也王當以他國同姓為之主魯當以大義辭王命禮不可使而王使之義不可受而魯受之故王姬館禮失常而改館之變興矣王姬之至也館之於内禮也今乃築館於外者仇讐不可以相親衰麻不可以相接故也夫過不知而為其罪輕知而為之其罪大知禮之不可行於内而更為外館以待焉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

奉仇讐棄哀戚外王室惡之大者也一舉不謹而三
大惡兼焉則改館之敗禮惟小損哉
胡安國曰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
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
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
不可故特築之於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
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
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

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
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
築館於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
之則可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
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
君親之意故雖築館於外不以為得禮而書之也
呂祖謙曰天子以女嫁於諸侯何以使魯主婚而不

自主葢天子不當與諸侯為敵况魯是周之同姓乃
使之主婚莊公之父旣為齊所殺乃是讐人父之讐
不與共戴天而又主婚莊公築館於外非不知此理
去不得乃至力弱不能自强告於天子以絶之方欲
不從又恐為齊所侵伐所以顧利害只得從之大抵
為人如此設辭作事最是害人寧是不知義理人一
旦覺悟尚有改變時節穀梁謂主王姬者必自公門
出注謂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於宗廟

以俟迎又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館於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又曰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不能以復讐為念前輩論之詳矣然又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婚義也而魯則畏齊之强而不敢絕欲與之主婚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可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

底道理欲築王姬之館於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讐義不可與者未足為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避就者深可憂葢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所以避就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頭目安可委曲安排避就使之兩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

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皆是要立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謝湜曰錫桓公命王以褒嘉之命追命而錫之也杜氏謂如今之哀榮是已背逆之人王法在所誅絶乃反生而來聘死而錫命逆天之大也來聘稱天王以明王者當若天道也錫命稱王以明周王弗克若天也憲天理物王之德也臣不能相之於始王不能若

之於終由是所為背天而天理不復見矣故王之聘錫桓公也始則名其宰終則去其天始名其宰者以宰不能相王於始也終去其天者以王不能若於天終也錫命稱王與王使榮叔歸含王使召伯會葬稱王同意

胡安國曰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

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非小惡也與葢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何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於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謝湜曰王姬下嫁必得賢君以為配齊襄禽獸其行豺狼其心人倫所共棄者也王室以女歸之王姬不得其歸見矣

胡安國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於齊故也逆於京師築館於外而不書歸於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於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謝湜曰齊將滅紀故遷其三邑而有之三邑之衆而齊師迫脅遷之齊人威力之盛可知也不書滅者方其遷時國未滅也然其國邑自是滅矣

胡安國曰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謝湜曰慶父莊公庶兄

胡安國曰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

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
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
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
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紀伐邾
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
蔿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意
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謝湜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故書卒

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禮者稱情而為之文也

親非姊妹而為之服其服非禮也齊吾之世讐也其

始為之主其婚其終為之服其喪非孝也

胡安國曰内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

比内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

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稱情而

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楊時曰齊人惡魯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詩序以刺文姜者蓋是詩齊人作也雖惡魯公不得不以文姜為主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其從如水言從之者順也許穆夫人思

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使魯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言從之者衆亦以見魯公之微弱也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盛矣其曰齊子發夕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

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
謝湜曰夫人出會亂之道也猗嗟刺莊公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於此見矣
胡安國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於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子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何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

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謝湜曰溺魯卿不氏未賜族衛專立公子黔牟溺會齊伐衛謀納朔也溺後不書卒不爲卿也春秋之初公子未有以族世官觀柔溺生不賜族死不書卒而先王任官擇賢其遺風見矣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讐而釋怨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謝湜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禮也王室以大喪赴諸侯諸侯畢會於周以奉臣子之職也周自東遷命令不行於邦國故平王崩不會葬桓王葬以七年其葬也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

胡安國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
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
崩至是葢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
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
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
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謝湜曰齊師一日遷紀三邑威力固可畏矣然國君

死社稷大夫死衆人臣之義也為紀季者率衆守邑効死勿去可也今乃齊兵未涉疆境而以紀之封邑外附於齊為臣如此何以責死義之忠哉春秋書以酅入齊罪之也入外辭酅非齊邑故書入

胡安國曰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

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强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復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辭也

呂祖謙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能全身遠害為宗社計固亦賢矣其與銜璧面縛者異矣

冬公次于滑

謝湜曰駐師於外曰次聖人愛民憂國故春秋不以

王事次舍於外皆書罪其非法也謀事而會要言而盟結好而朝報怨而伐諸侯罪已大矣其棄政勞民出入無度則又有邂逅之遇遷延之次也書遷延之次而莊公怠荒之心基於此矣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於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

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於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爾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春秋集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謝湜曰饗兩君相見之禮也饗禮在廟尚敬也夫人出饗齊侯黷禮之大也人無恥畏則無所不為故文姜初會齊侯於禚次饗齊侯於祝丘

胡安國曰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於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程頤曰伯姬卒而紀國亡魯為父母兄弟之國反使齊侯葬之書此所以罪魯是謂文見於此義起在彼者也或曰齊侯迫逐紀侯取其國而葬其妻義豈在此乎曰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可知若魯之罪則聖

人所以明微也
謝湜曰先儒謂諸侯絶期無服內女惟諸侯夫人為之服大功故紀伯姬書卒禮者沿情而為之文也有其情則服沿而生豈有尊卑之異哉禮期喪大夫三月不從政天子諸侯以日視朝則無三月廢政之禮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禮文不同以此而已先儒因此遂以諸侯絶期無服誤矣禮宗族有罪如其倫之喪無服然則宗族無罪者諸侯

皆為之也書紀伯姬卒則内女之嫁於公子大夫而
諸侯不為之服者其失見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安國曰櫟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
蔡忽歸於鄭是年九月突入於櫟十七年高渠彌弑
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
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於垂者子儀也然
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

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簒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不正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厲公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程頤語錄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程氏學曰紀侯大去其國自去也大者紀侯名也生名之著失也按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逼遷其邑志固在於滅矣然兵未始加乎其國而紀遂不能守故三年秋紀季以酅入於齊至是而紀侯大去其國也夫守天子之土承先祖之祀義莫重焉雖天下無王

諸侯不道借使齊以兵臨我猶當率厲臣民申固備禦而為之守不幸而力不足者則亦死之可也惡有使弟以邑入齊而已委國去之哉先儒或擬以太王之事過矣茍有太王之德民從之如歸市則為之可也彼尚未能效死而勿去何太王之足議哉故曰紀侯大去其國自去也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於遂自殲也四者皆自為之也

謝湜曰大紀侯名紀侯去國稱名與寔來稱名同意

紀侯奔走以事大國久矣郱鄑郚見遷鄑邑不保大國志於滅紀亦久矣雖然諸侯為天子守土宗廟社稷人民休戚所繫也竭力以事大國而不得免亦曰厲臣民嚴守備致死國之義以忠守之而已矣豈有懼禍及身而不為守國之計者哉豈有齊兵未涉其都而委國以去者哉紀侯之逼難也內無守國之心外無守國之備乃至季以邑入齊身棄國而出君道絕於紀矣春秋書紀侯去其國罪其自去也書名罪

其失國也太王去邠適岐邠人從之如市而終以有
國太王之仁也孟子謂滕文公鑿池築城使民效死
勿去諸侯之義也紀侯雖不若衛侯衎蔡侯朱之奔
也雖不若蔡侯獻舞潞子嬰兒之臣服大國也然上
無太王去邠之仁下無諸侯死社稷之義其於隕廟
社喪人民其罪一也故名而絶之
胡安國曰凡大閲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
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

巻委置之而不領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
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
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
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
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其二
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可無愧
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曰以微滅
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

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胡宏曰若紀侯者非齊侯無道暴横之甚則能守其國家者也去太王則甚遠亦賢於其他自取滅亡者矣故聖人書法如此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謝湜曰紀國屬齊故伯姬之喪齊侯葬之魯父母之

國也魯不能葬而齊侯葬之責魯失親親之道也葬
以奉安死者逐其君取其國而為之葬其妻責齊侯
葬伯姬之不義也
胡安國曰葬不稱齊人而曰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
侯使之去國雖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
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
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
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

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
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謝湜曰越國而狩亂之道也既無討難復讐之意且
與齊人狩於禚是與讐國同其樂而不知戚也子則
如此何以正其親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
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釋怨也父

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莊公於齊侯不與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不主乎己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故稱侯稱人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謝湜曰孫於齊猶有畏心焉會於禚饗於祝丘則無

所畏矣曰會曰饗猶有恥心焉如齊師則無所恥矣
會非夫人之事饗又甚焉饗非夫人之事如齊師又
甚焉慾之為患大矣慾苟肆焉則其心無所忌憚有
如此者然則女子之慾可不制之於微哉
胡安國曰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
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
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
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

蕩蕩子游教儦儦者象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
至是如齊師盖惡之心忘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
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郳犂來來朝
程頤曰郳犂來來修朝禮故書曰朝且其後數從中
國諸侯之會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
禮矣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襄十八
年春白狄來則惟以夷禮不能成朝故直書曰來郳

郳犂來介葛盧夷狄附庸例書名

謝湜曰諸侯稱爵附庸之君稱字夷狄附庸稱名郳

犂來介葛盧夷狄附庸故書名郳犂來之朝也能進於

禮故書朝葛盧白狄之朝也以夷俗進見而已未能

修朝禮也故書來

胡安國曰郳國也犂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

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

書名郳犂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

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程頤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謝湜曰公會四國伐衛納朔四國蓋非微者四國稱人貶之也王棄衛侯朔以罪而公會四國伐衛是違王命也故四國諸侯皆奪爵稱人四國稱人而公之惡見矣內無貶公之道故上書公以見諸侯下書人

以示貶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而絶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程頤曰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程氏學曰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有罪王當絶之而

公會齊宋陳蔡伐衛以納朔是逆天王之命也王人
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是善之也善子突
善王命也以王命之尊而得其所絶也齊宋陳蔡與
師伐國而公與之同必非微者若非其君則卿也書
人者貶之也内無貶公之道然王人之救嘉而書字
四國之伐貶而稱人公之善惡從可見矣
謝湜曰王人微者書字善之也諸侯伐衛而王人子
突救衛蓋天王主公子黔牟也宣公之終也以朔繼

守社稷然則朔立正也諸侯之納朔也王主黔牟而出兵救之然則子突救衛王命也諸侯伐衛雖正然王以罪棄衛侯而絶之諸侯所不可違也為諸侯者明直辭伸正義反復進諫以聽王命可也豈可以臣子之見咈君父之意哉故諸侯伐衛皆書人罪諸侯之違王命也王人救衛書子突善子突之遵王命也胡安國曰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

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順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

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
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程頤曰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
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
書入

程氏學曰衛侯出奔已名者以王命絶之也今入於
衛名者其位已絶又籍諸侯之力抗天子之命而入

國故也王命天也天其可違乎違天逆理故朔終始
名以重絕之也
謝湜曰朔立正也黔牟之立非正也諸侯伐衛與正
去不正也天王棄朔而主黔牟諸侯伐黔牟而主朔
惠公入衛背天王而從諸侯也諸侯雖以與王為義
然惠公以諸侯抗王則為逆故惠公之返國也書爵
以示正書名以示當絕書入以示不當受是故子雖
善父命有不可違臣雖正君命有不可逆

胡安國曰入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辭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於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謝湜曰伐衛納朔齊為兵首故齊人以衛寶頒魯納朔求賂魯與齊同惡故齊人以衛寶頒魯書歸

胡安國曰俘者二傳以為寶接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蓋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即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

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狗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致於簒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夘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謝湜曰陰陽精氣發見於天為日月五行精氣發見於天為星日既沒而光復明故常星不見五行舛戾

失常故星隕隕者非一皆自上而下故星隕如雨

胡安國曰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謝湜曰恒星不見夜明星隱也夜中星隕如雨蓋

言星隕之多也

秋大水無麥苗

謝湜曰春秋書大水者七桓莊之世居多何也盖文姜是時屢會齊侯内行不修有子如莊公而不能制獨陰為水感名之故有自来矣以致沴戾成象而年穀不稔天人相與之際不誠可畏與

胡安國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

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謝湜曰夫人惡甚於前故一歲再會

胡安國曰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狩於禚次享於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甚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謝湜曰魯師合陳蔡攻郕陳蔡及期不至故次郎以

俟其來

甲午治兵

謝湜曰以陳蔡不至故擇日治兵志於攻郕故也國君治兵有時事起而後治兵兵不素習故也

胡安國曰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於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於匡於聶北於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於郎以俟陳

人蔡人是也何侯乎陳蔡而遯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於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侯者深貶之也此治兵於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伸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師降于齊師秋師還

程氏學曰春秋之世諸侯用師衆矣未有所書如此

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既不由天子之命復無故而興師自正月至於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可謂無名矣甲午復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又不服而降於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勤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謝湜曰齊亦起師來攻故師及齊師圍郕我為兵主

而郕人不服於我故降於齊師

又曰郕已降齊魯不可復攻故師還莊公用兵於郕可謂失道矣次師以俟陳蔡而陳蔡不會其期以我之出師無名也首興師衆圍郕而郕人聽命於齊以我之伐國無義也陳蔡不與可以止矣猶以攻郕為事而甲午治兵郕已降齊可以退矣猶以服郕為意而涉秋師還與國不信伐國不服玩兵黷武久而後已危國之道也

胡安國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於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得服也於是莊公之失著矣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衆為重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

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害之罪為後戒也春秋於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謝湜曰無知僖公母弟年之子也衣服禮秩如適因以作亂然則公孫無知緣公孫之寵而出為大逆者也春秋奪其公孫所以絶其親而誅之也公子公孫恃子孫有繼承之道而肆為逆惡者衆矣故衛州吁

黜其公子齊無知黜其公孫所以正大法也所以杜後世子孫爭國之心也無知書齊與州吁書衛同意胡安國曰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道

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表儀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按左氏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出而鬭死石之棼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能修民事使百姓

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强禦以
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
僚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棼如乃得居左右襄公
之所踈遠親信如此故以齊國之强大一也桓公用
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
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户下由親小人遠賢
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呂祖謙曰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侈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纔以王人伐衛衛便服纔欲滅郕郕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如意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為死期之速宜乎卒陷無知之禍也

春秋集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謝湜曰殺於齊故不地齊人討其逆而殺之故不書爵

胡安國曰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

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謝湜曰公子糾在魯齊大夫來謀立糾故公及齊大夫盟

胡安國曰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于齊而不繫于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

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程頤曰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又曰桓公兄也當立子糾弟也不當爭考之春秋可見桓公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

書曰公伐齊納糾左氏誤多子字公穀之言是也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者蓋罪齊人已盟立之而取殺之也齊人非以其不正而舍之也直反復而背之耳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乃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桓公子糾之事子貢所知也故夫子答之但言其不死為可耳後人當審校其本末然後見

義之所當也

又曰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

楊時曰嘗攷子糾與小白未嘗為世子而俱出奔故春秋不書子而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曰納子糾公穀皆曰納糾其義當以公穀為正）以齊繫小白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繫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也不宜有齊而入之是為亂而已

范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名忽死之管仲不死又

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甞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

謝湜曰糾小白皆僖公子公爲齊立糾而鮑叔之黨欲立小白故公之立糾以至伐齊納焉其納糾也小

白拒敵先入小白先入而公及齊大夫之謀由此不集矣糾幼于次不當立糾不稱子以明公之納糾非正也小白長于次當立小白稱齊以明小白之得國為正也小白于次當立其得國正也然春秋不書公子而外之者上不能請王命以令臣民下不能明正統以承社稷惟恃公子族屬與糾爭國終于自立而已故去公子以示當黜書入以示不順王命天下之紀綱也小白一失王命而春秋待之與篡奪者同歸

然則公子繼世其可不由王命者哉左氏經書納子糾而先儒以子糾為兄何以知公穀書納糾為是何以知小白于次當立曰管仲之改事桓公也孔子不以為逆則小白以正得位可知矣以糾正當立則子糾管仲之君也小白子糾之仇也使管仲不死君難而北面事讐乃臣之不義不忠者也孔子豈得鄙匹夫之諒而稱管仲之仁哉然則孔子所以稱管仲者以仲之去糾從桓不失乎義也

胡安國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禀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于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

桓為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

名忽死于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于

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謝湜曰賊討故書葬為一國君主而逆倫悖理與禽

獸無別不有人禍必有天殃理勢之常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程頤曰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

小小勝負不書

謝湜曰小白入齊而齊國君位定矣入齊而齊國靜安則齊人聽命于桓矣方是時魯人猶以納糾為心是以不正伐正而不知及也故乾時之戰我師敗績內不言敗乾時之戰書敗者主兵非公故也

胡安國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讐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

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讐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呂祖謙曰魯與齊大夫自春盟至夏方納子糾何其遲如此盖二公子各有黨魯欲調護之所以遲如此

又曰齊桓公霸業在春秋涉三公莊閔僖若莊公正

是桓公當時，初歸經營霸業桓公規模未用管仲後來方用管仲比管仲新得政時事體不同桓公以莊九年入齊即位是時敗魯師是年取管仲歸國而相之管仲雖初入國是時尚新得政若莊公十年此一兩年事未是管仲經營所以與後來不相似大抵管仲圖霸規模緩而不迫看莊公十年前既敗魯師于乾時次年又舉師伐魯長勺之戰為魯所敗到六月齊又與宋次于郎看得涉兩年間三加師于魯規模

戲迫大抵與後不同以此知正緣管仲新得政未得盡施其術不惟三加師于魯規模迫促後面兩為魯敗長勺之戰為魯人三鼓而敗後來郎之次又為公子偃先敗宋師齊師乃還若當時管仲便謀慮計畫無緣得兩敗以此看得管仲規模不惟外面經營諸侯緩而不迫他裏面所以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何故前年桓公因鮑叔之言相管仲若是管仲規模促迫時便須諫桓公不可加兵于魯使加兵于魯管仲

必紛然建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

子高子政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

管仲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

大率不同十三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

楚當時憑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屈

完之盟不戰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

問到得後來葵丘之會晉侯自來蓋管仲不去歲月

間見効常要自家修舉政事兵乗修整本疆則精神

折衝所謂倔强不服之國教他自入管仲規模中此其所以為管仲此其所以五霸桓公為盛大抵王之與霸論來王者不計功謀利霸者計功謀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就霸者論之以桓文對說時桓公計功謀利比文公時便少桓公不急近效却做得王者事何故晉文公事業在僖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衛敗楚朝王聲績赫然震蕩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尚藏其用

功之所以遲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高與下管仲舅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齊桓舅犯之徒不如管仲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程頤曰齊侯死諸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未可

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又
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
之此復稱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
程氏雜說曰八年冬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此年春齊
人殺無知故齊大夫來與公盟立糾小白長糾幼小
白當立二公子各有黨公許齊大夫盟故為之伐齊
納糾小白拒敵而入故不書歸內諱敗為公諱恥也
乾時之戰不諱敗其師徼者非公也公伐齊納不正

故書納糾而不曰子齊人殺糾而書子者齊大夫既自與魯盟而立之矣又自殺之故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罪齊也書取則魯亦與焉小白不書公子者上不由天子之命下不受于其君父特以公子之故爭國自立所以貶絶之也若莊公納讐人之子則其惡有不待譏而白矣或曰左氏經書公伐齊納子糾先儒說春秋者亦皆以子糾為正令云不正當何所據曰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豈若匹夫匹婦
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以是觀之則可
知矣使糾若當立而管仲反面事仇則孔子豈特謂
之匹夫匹婦之諒哉惟其始事不正變而之義此夫
子所以云爾已矣
謝湜曰齊大夫奉糾而立之糾乃齊之子也小白君
位已定則齊大夫變而從義以事小白可也以義全

子糾而復之使小白不失兄弟之恩可也盡義保之而不得免然後聽命于齊非我之罪也今乃視糾之難棄而不救使齊人至魯殺之是我以糾與齊也故齊人殺糾書取書子罪魯及齊大夫立以為子而其終棄之也

胡安國曰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于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謝湜曰政事弗講而浚洙以備齊失之大也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

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深乎書浚洙見勞民于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謝湜曰齊師入境乾時之戰所名也公之納糾也以國則世讐以位則不正以機則緩而後時以謀則淺而敗事以至怨結禍連踰年不息

胡安國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

敗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張栻嘗自淮上入奏事高廟問春秋長勺之戰如何對曰長勺之戰曹劌所論特血氣之勇所以易竭若

報父兄之怨雖百鼓不竭王音嘉嘆

二月公侵宋

謝湜曰北搆禍于齊南結怨于宋

三月宋人遷宿

謝湜曰宿微國遷之為已附庸

胡安國曰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

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

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于擴逆

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雚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待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謝湜曰莊公結怨二國故二師入次于郎二師之次于郎也魯之危甚矣公敗宋師國之幸也深攻遠入者其師勞恃衆不戒者其師怠故莊公前敗齊于長

勺後敗宋于乘丘曹劌謂彼竭我盈公子偃謂宋師不整信矣

胡安國曰齊人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程氏雜說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荆始見于經十

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止書曰荆荆本子爵僻在蠻夷不能從中國政令居中國爵號王祭不共故夷狄之也莊二十三年書曰荆人來聘于此始能修聘而未能備中國之禮故秖書人二十八年荆伐鄭者猶前志也僖二年書楚人伐鄭至是始改號楚盖自此寖强矣故皆稱人焉然後齊桓之世惟秖書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其强也至十有七年齊桓卒楚于是始横十九

年則已盟于齊矣二十一年又盟于鹿上用見周
衰微夷狄方張耳至秋之會則書宋公楚子會于
盂執宋公以伐宋楚于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
上而書爵矣所以著其强大難制中國不能抗也
至冬告捷以威諸侯也聖人復書楚人使宜申來
獻貶其爵又書獻所以抑其强爾從是以後有事
于中國皆用其爵唯貶而人之者各隨其事以見
焉

謝湜曰荆之敗蔡師也哀侯無死社稷之義而臣服于荆故荆以哀侯歸國既服則非執之也故書以歸屬于荆則其位已絶于國故書名凡書敗書滅書入以其君歸者春秋皆名以其前無死義之忠後無復國之志故以匹夫名之楚始號荆至此入侵中國獨書荆以其無上下之禮外之也以荆林之伐諸姬而虜其君其不道明故不書侵伐

胡安國曰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

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絶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于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朱熹曰荆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

不敢驟交于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程頤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少曰

人將尊師少曰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

常興大衆也其賦于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

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于秦晉

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謝湜曰齊桓以師滅譚威力盛矣而譚子猶奔譚子心不服齊可知也小國為大國所滅其君力屈而奔者非以不道失國也非以屈節在所棄也以直辭訴王以王命求助邦國則社稷可以復安矣豈可遽以匹夫絕之哉故君以國滅而奔者春秋皆不名所以與小國之興復也春秋崇志節美忠義故志節存忠義著則國雖滅身雖奔而王法與之其義未絕于國故也志節衰忠義廢則爵雖存身雖安而王法棄之

其義已絶于國故也國滅故奔不言出

胡安國曰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自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于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葢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温温子奔衛三國所以皆

存其爵不比于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
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髪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以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
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春秋之義雖在于抑强扶
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强于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爾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謝湜曰宋怨未解故師又入鄑而公敗之

秋宋大水

謝湜曰聖人憂世之慮深故鄰國災異之大者亦書

胡安國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民及物如水

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于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

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

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

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謝湜曰以魯為齊主婚故書不書齊侯來逆絶齊于

魯也

胡安國曰按周衰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詞而不異乎曰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逆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于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

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于女夫屈于婦逆隂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春秋集義卷十三

春秋集義卷十四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謝湜曰叔姬無子當歸魯魯不能存故歸酅外不能保兄弟内不能保妻妾紀侯之罪也

胡安國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

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以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

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謝湜曰閔公遇弒仇牧趨君之難以隕其身可謂忠于其君矣故書及以顯其忠書大夫以示能死職人君所與居處游燕不可一非其人陰邪得居其間則雖千乘之君匹夫或得為之難宋萬凶勇之士也凶則蓄禍心勇則無忌憚閔公旦暮與之相親而不知為之戒故一言拂意而不測之變發于蕭牆然則左

右近習可以一非其人耶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師旅之衆敗乎外大水之變動乎內閔公不知變而又狎比凶人此其所以取不測之禍也

胡安國曰君弑而大夫死于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于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于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

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有罪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非君命也名忽死于子糾之難孔子比于匹夫匹婦之諒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

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謝湜曰閔公遇難已三月矣賊三月未討而又出奔宋無臣子可知也逆賊所不待教而誅也逆賊避難鄰國而陳容之陳無臣子可知也萬未賜族南宫萬

之稱號非氏也如東門襄仲是也
胡定國曰按左氏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程氏學曰會者外為主及者内為主將尊師衆則書

曰某師師將卑師衆則書曰師將尊而衆不成師則

書某而不書師師將微師少則直書曰伐曰及外則

書人而已戎狄舉號賤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

謝湜曰齊桓能任管仲以修國政號令明而賞罰行

是以首為北杏之會而四國之衆從之故四國書人

胡安國曰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于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四

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謝湜曰修政刑明禮義治大睦小以尊王室東周之業由此興矣桓公非有勤王之實也先利後義先力後德并兼土地以為一國私計而已故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遂子死于兵亂故不書奔

胡安國曰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毁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

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謝湜曰莊公以納糾不克與齊會好不通五年矣齊桓將合諸侯以修霸業故棄怨修好與魯爲盟夫捐

宿讐結新好使怨耦之人釋怨來盟則桓公講信以待鄰國于柯見之矣

胡安國曰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于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于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當其身則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子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

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
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
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之
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
釋怨耶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安國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
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常

遣大夫為主將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
賦于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
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謝湜曰宋背北杏之會故齊以討叛之義伐之單伯
會伐以柯之盟也
胡安國曰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
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

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國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于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也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呂祖謙曰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是時單伯須師師以往其出兵多少雖不見于經亦自可以類推如晉平丘之會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以此見得

出兵亦不多盖才是霸者只欲假其名而不資其力
不過欲托天子之名非欲賴其兵也

秋七月荆入蔡

謝湜曰宋有大難陳容逆賊而齊桓弗能治荆蹂踐
蔡國而齊桓弗能救其無遠業可知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謝湜曰齊桓既服宋故會諸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謝湜曰柯之盟桓公假信以服魯而示天下者也鄄之會桓公假義以服宋而示天下者也滅譚滅遂以威天下而又以二國信義繼之討叛服貳出于一時好惡而不純乎義故荆一執蔡侯一入蔡一伐鄭

呂祖謙曰齊始霸齊桓圖霸之條理自宋起盖二國近齊故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胡安國曰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

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霸矣

鄭人侵宋

胡安國曰侵宋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易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

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呂祖謙曰齊既霸了鄭何故敢間之而侵宋此只是齊桓初霸所以如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程頤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
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
之故書同
謝湜曰齊桓大合諸侯諸侯畢會公羊書公會齊侯
是也幽之盟列國皆欲聽于齊故書同盟周衰諸侯

無所統一小大弗率相攻相爭久矣桓公特起衰亂之中乃能憑信義修政行令振舉邦法會九國同盟于幽使諸侯有所遵守忌憚不敢自肆以至天下爭鬬少衰兵革少息而黔黎得遂其生濟世之功大矣以此尊周室一天下以復文武之業又豈難于力哉惟桓公有勤王之名無勤王之實此功業所以不究也春秋之法王臣與會與伐書同盟以明王臣亦與盟也衆國會盟書同盟以明小國與大國同欲也幽

之盟非齊以力脅小國而爲之也非獨鄭以荆難服齊而從之也其盟出于同欲謂之同盟以此而已

胡安國曰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事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

盟也豈不以信之重于生與食乎先儒或以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果以桓為讐而諱與盟者曷不于柯之盟諱之也又曰有生不可無信聖人以信急于食君子以信重于生按春秋莊公十六年幽之盟魯公在會諱而不書者齊侯始霸仗義以盟魯首叛之惡失信也仲尼以此為大惡故諱不書公以為後戒

朱熹語錄或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何不譏曰凡事貴謀始及要早乘

勢做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事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于其子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無意思了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來名諸侯如此則魯莊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若欲復讐則當襄公殺其父之時莊公當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周天子方伯

連帥必以復讐為事殺得襄公而後已如此方快人
況桓公自是襄公被殺之後方入國自無箇干涉了
曰若莊公能殺襄公復與桓公為會可否曰既殺襄
公則自家事已了與桓公為會亦何妨但莊公若能
殺襄公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
在齊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人也
又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
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當初只是據事如

此寫在如何見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讐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告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

或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自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

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絶了

郳子克卒

謝湜曰郳以王命進爲諸侯故書爵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謝湜曰詹鄭執政大臣鄭伯聽命于齊與齊同盟矣同盟之後齊侯疑鄭而執詹齊侯食幽之盟也齊侯不以至信待邦國也霸者不足以服人之心于此見矣拘而不殺曰執執之將以服之也春秋之亂諸侯

擅作刑威以强陵弱而執人之君者有之以上虐下而執人之臣者有之凡執春秋皆奪爵稱人以王法治之也惟晉執曹伯歸京師執得其罪故書晉侯

胡安國曰書齊人執鄭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盖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吕祖謙曰齊執鄭詹前年鄭既服齊今何故不朝盖

緣鄭介于齊楚之間纔朝齊恐楚又來伐所以不敢來朝齊

夏齊人殲于遂

謝湜曰齊人被殺無遺故曰殲齊人戍遂遂之四族怨齊者深于是饗戍以酒而盡殺之春秋不以責遂而歸咎于齊者以其禍由齊發也書曰齊人殲于遂罪其自取也紀侯去其國自去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其禍皆自為也凡

禍出于自為者春秋上不以委命下不以責人

胡安國曰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

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

强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

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

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

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程氏學曰鄭詹自齊逃來詹爲鄭卿見執于齊不能自辨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他國斯可賤也齊國强大魯與爲鄰而受其逋逃是亦取禍之道

謝湜曰詹以國卿見執不能辯是非明曲直以解國憂乃若匹夫避難奔逃臣子事君不可奪之節掃地盡矣春秋以逋竊待之而謂之逃賤之也穀梁謂逃義曰逃以詹義當死節而竊去也力不足以勝人久

矣以力刼人者可以暫安不可以久固可以暫得不可以久屈故桓公威勢非不盛也其滅遂也遂復殲齊其執詹也詹復逃魯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于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効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可賤乎特書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

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非魯也

冬多麋

謝湜曰麋沴氣所生多則為害凡沴氣所生之物皆害物故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胡安國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程頤曰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戎來侵魯不書者不知戎來既去而公追于濟西其無武備甚矣是危道也

謝湜曰寇去而逐之曰追不書戎來侵不知也戎潛兵入寇其去也覺而追之備守不嚴甚矣危國之道也故子于既濟思患預防于萃除戎器戒不虞

胡安國曰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

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啟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冬十月

謝湜曰蜮獸之為人害者也蜮不宜有有則為災冬多麋夏戎至秋有蜮皆政事荒弛所致故書

胡安國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

閉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于上地變動于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于仲尼之意也

呂祖謙曰凡春秋書有皆是本地素無忽有焉則書如有蜚有鸜鵒之類是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頤曰鄄之會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又曰此本為媵婦卻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謝湜曰公子結非卿為遂事故書名以宗族之親得

用故書公子鄟衛地盟于鄟三國相期也先書于鄟
以見結本適陳至鄟乃盟陳人之婦魯女嫁為卿大
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與齊侯宋公盟國
事也媵于陳結之事也公子結專以君命出盟且出
也因以私事媵婦于陳然則結之出以私事為重以
國事為輕以媵陳人婦為重以盟三國為輕且憂國
不若憂家之急也故春秋首書結媵陳人而繼書鄟
盟為遂事罪其不敬也結于鄟遂及三國盟與祭公

遂逆王后同意

胡安國曰滕賤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
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
事者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
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冠之招也是故結書
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
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
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

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謝湜曰如齊已非禮如莒又甚矣心不能安其室故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謝湜曰公子結將命出盟猶不足以解齊難故三國伐我西鄙孫氏謂齊帥二國討鄭詹然則魯之所以得過于齊以其受鄭詹也魯與齊鄰國而受其逋逃取禍之道也凡諸侯來伐至國書伐我不至國書伐鄙過辱之事聖人于魯常婉其辭父母之國故也胡安國曰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

宋晝䛸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子之故稱公子非矣

春秋集義卷十四

春秋集義卷十五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謝湜曰比年如莒甚之也

胡安國曰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

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録于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别自遠于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

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程氏學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爲害者亦曰災

謝湜曰火出爲害乃天降災于人故火焚宮廩皆曰災其爲災大故書大災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謝湜曰戎為中國患久矣合諸侯攘戎狄使犬羊順

服而中國安强方伯之事也桓公務廣土地服諸侯以强齊國而已故滅譚滅遂以益封疆伐宋伐郳伐鄭伐魯以振威力至于荆入蔡戎侵魯未嘗以救難之師一過而問焉乃至十年之久然後起而伐戎將何以服四夷强中國哉春秋書齊人伐戎而桓公討戎之不力由此見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安國曰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

也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爵雖簒而實君雖君而實簒不没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況子儀雖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没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程頤語録或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故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又曰舜典曰眚災肆赦臯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聞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斯為甚天子

尚不可況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惠姦宄賊良民其泥于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謝湜曰以不明入罪謂之眚書曰眚災肆赦肆者寛之也赦者釋之也災自外至眚出于人爲故災則赦之眚則肆之而已謂之肆則罪有重輕取其情在可原者而肆之也故先王有肆眚無肆大眚大眚罪之大者書所謂元惡大憝是也元惡大憝皆在所肆則縱姦凶釋寇暴天討不行而善良柔弱之人由此受

禍矣將以為仁反以為害將以為治反以為亂豈先
王肆眚之意哉春秋書肆大眚著其失也後世以惠
姦宄為赦者其源葢出于此失春秋罪魯之意矣
胡安國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
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
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

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源流于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有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于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朱熹語録或問伊川程氏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于彼者

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謝湜曰文姜在王法雖當絶然于莊公有子毋未絶之恩魯當以夫人之禮葬之故薨葬皆書夫人之義從君為得禮宋共公夫人曰宋共姬是也列國為謚皆私謚也觀文姜私謚稱文而魯國謚禮之失見矣胡安國曰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

以書夫人遜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殺之則議小君典禮當謹之于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謝湜曰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大夫有罪諸侯不得專殺古之制也自邦國擅威福作好惡大夫有罪無罪諸侯皆專殺之諸侯政壞則又有宗

族國人起而專殺者矣凡殺稱國以明國之罪也稱
國人以著其國亂也故陳殺禦寇書陳人以示國政
大壞而下人專殺也書公子以示下人專殺而君之
骨肉不得保其身也禦寇宣公子君之嗣也不書世
子東宮未正故也國莫尊于君親莫隆于子君之嗣
子而國人以凶逆殺焉陳國上下大亂可知矣
胡安國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
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于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

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夫人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正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于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自見矣

呂祖謙曰陳人陳宣公也陳公子完是厲公躍子史記謂厲公佗之子非也當以釋例爲正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程頤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爲婚惡之大也

謝湜曰盟于防公欲結昏于齊故也親盟大夫以求婚恥之大也大喪未畢而謀婚惡之大也故防之盟諱不書公其始諱不書公而公之恥惡由此見矣至

納幣逆女則直書其實以迹不可隱故也
胡安國曰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冊高傒之貴大夫也
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
也來議婚結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
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公
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冬公如齊納幣
程頤曰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

之也

程氏學曰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者莊公于齊義不共戴天迺娶仇讐之女以奉宗廟毋喪未終復忘哀而圖婚親如齊納幣如齊逆女不孝之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夫人姜氏不書至而云入者自外而入不順之辭也言魯為不可受姜氏為不可入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謝湜曰禮有親迎無親納幣廢大喪以圖婚姻娶讎
女以事宗廟躬幣禮以黷儀法其惡不待貶絶而見
矣莊公即位二十四年而後娶宫闈不正可知也納
幣日事也納幣歷時然後返則公之適齊非獨納幣
而已

祭叔來聘

程氏學曰祭叔來聘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
命爾

謝湜曰祭叔天子内臣祭公也王臣外交非禮也祭公比外諸侯以聘禮至魯故春秋奪爵書字貶之也朝聘皆私交也在祭伯則奪其朝在祭叔則奪其爵者葢奪其朝則知其不當朝奪其爵者知其在所黜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

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程氏學曰莊公越境觀讎國之社不待譏而惡自見也

程頤曰婚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三年方逆薺齊難之

胡安國曰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

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矣

呂祖謙曰觀兵是也

公至自齊

謝湜曰為社稷主而越境觀社于齊非法也觀社曰事也觀社歷時然後返則公之適齊非獨觀社而已

荆人來聘

謝湜曰聘問之禮通于中國故荆進稱人以人道齒之也

胡安國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

變于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于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謝湜曰莊公志在于齊故九月之間三涉齊國既如齊納幣又如齊觀社又與齊侯遇于穀 又曰蕭叔中國附庸故書字朝以修禮莊公出游境上而受小國之朝非法之甚也

胡安國曰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于正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宫楹

程氏學曰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于禰宫亂王制黷先君不恭莫大矣故書曰丹桓宫楹直

書其事具文見意也

謝湜曰廟飾葢有常制書丹楹著其奢麗也侈宗廟以瀆先君僭宫飾以干王法事親不遵禮法由此見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頤曰遇穀盟扈為要結姻好

謝湜曰孫氏謂謀納姜氏婚姻聞以德選矣未聞以

盟結之也

胡安國曰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

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于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

過如此也今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内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葢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于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謝湜曰既丹宮楹又刻宮桷其華至矣人君不知儉約則巧麗不法有如此者故明君常謹微

胡安國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也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

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可盡言春秋謹禮
于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
宫以見惡莊爲後世鑒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謝湜曰逆讎女以爲夫人非孝也以親迎出而其至
不與夫人同歸非正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
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或曰常事不志詳事不常也親

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
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
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
于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
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于
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程頤語録或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入曰此

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謝湜曰哀姜仇人之女也以見祖考祖考弗安以奉宗廟宗廟弗享然則哀姜非魯之婦也莊公外忘不共戴天之讎内忽疾首痛心之戚備禮取之以爲夫人悖理逆親甚矣故哀姜之至也春秋外而書入以明魯之不當受也

胡安國曰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為弗受也婚義以正始

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
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
時俟仇人之女薦舍于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
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
不孝之罪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餘見綱領中卷并下卷
謝湜曰古者大夫有見小君之禮修臣職也以畀朝
尊曰見相見曰覿大夫于夫人有見無覿有執贄無

用幣諸侯庭實有幣獻方物也贄則與幣異矣男子以玉帛禽鳥為贄非帛也以象德也以示執此德不敢廢也女子以棗栗脯脩為贄非幣也以致敬也以示修此職不敢廢也大夫宗婦皆覿以幣則是相交以財相賂以利也外内相交以財相賂以利而閨門之禮亂矣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

胡安國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為

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
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
贄是無别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
之道矣
呂祖謙曰公使宗婦覿用幣何休公羊注云禮夫人
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
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程氏學曰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戎侵曹故羈奔而赤歸制在我故也與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略同曹伯射姑卒已踰年而羈猶名者由不能自定其佐故為戎所逐也

謝湜曰羈曹世子赤曹公子戎之侵曹也羈微弱不能保位故羈棄國出奔羈之出也赤為戎所納而人心從之故赤歸曹春秋首書戎侵曹而繼以羈出赤

歸者以明曹國廢立之命皆制于戎也莊公之卒也
羈以世子嗣位已踰年矣稱名不稱爵以其絶于國
人也赤以公子入國非正也非正而稱歸以罪羈失
人心而國人歸赤也其于羈也稱國以明正去爵以
示絶其于赤也去國以明非正稱歸以示得國而羈
之喪失君道赤之進不由正于此見矣曹國之命制
于戎鄭國之命制于權臣其患一也故權臣暴橫而
鄭國擅命廢立出于夷狄羈出赤歸是也齊桓倡大

義以合諸侯主盟約以令邦國討暴救亂乃其職也今也曹羈危弱而不能定諸戎作難而不能正然則桓公用兵特以强齊而已列國水火之難非所恤也

胡安國曰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

不能自定其位于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

爲居正者之戒

郭公

謝湜曰郭公葢郭亾文誤為公昔齊桓謂郭為亡國

以其好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也然則郭有取

亡之道明矣故書郭亡

胡安國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

者于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亾曰以

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于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于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謝湜曰女叔命大夫故書字十九年齊陳伐我西鄙今齊與魯親故陳女叔亦來修聘

呂祖謙曰陳女叔來聘結陳好也十九年陳伐魯西鄙乃至此始結好須考前後斷絕好處如無只是未曾往來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謝湜曰朔衛惠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謝湜曰聲陽也日食伐鼓所以助陽而攻陰也社土
神陰氣之主也日食陰慝之氣掩之也非社之陰氣
爲孽也魯人之救變也以社爲陰主于是鼓以攻陰
用牲于社以祈神失之遠矣
胡安國曰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
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
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

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旅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胡安國曰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于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于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别于大夫之自逆

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謝湜曰社主土門主出入大水之爲患也魯人欲以聲駭變故鼓欲以土勝水故用牲于社欲以門禦水故用牲于門凡天地之變先王責諸已求諸人而已猶以爲未也又以陰陽象類致力乎祈禳祭享之間所以盡救災之道也方是時莊公君道不修國事不

治久矣魯人不知所以消變而一切求之祈禳之間其祈禳一切以意而不以禮失救災之道遠矣大水漂蕩可畏而欲以鼓駭之不亦愚乎大水出為國害而欲以社勝之以門禦之不亦惑乎

公子友如陳

謝湜曰友莊公弟以公子為卿故書公子如陳報陳之聘也

春秋集義卷十五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胡騰蛟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